

向晚闲话

老,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我袭来。

去年冬天的一天,我洗完澡,从浴缸站起,一个不留神滑倒,顿时血流满面,幸亏有家人在,将我送到医院急诊室。年轻医生看了伤口,认为可缝一针,也可不缝,当时,我选择了不缝。医生又给我做了全面检查。谢天谢地,总算没什么大碍。一段时间后,伤口愈合了,但左眼眉心下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,怎么看都像一道皱纹,一下子让我感到自己苍老了好几岁,每天对镜自照,心里非常窝囊:这辈子,我虽不是时髦女性,可我也是一个一直对美有一定追求的时代女性;现在我虽进入老年,但爱美之心没有因老而放弃。

这一道疤痕给了我一定的打击,与别人说话时,我总认为人家在看这道疤,于是,我就说了自己的摔跤事。过了一些时候,不知怎么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了。

其实,这道疤痕与谁都没有任何关系,即便人家认为是一道皱纹,又能怎么样?只是自己的心态有了问题,在意外表是表象,实际上,我在回避自己已老了的事实。回想那天摔倒的瞬间过程中,我的头脑非常清晰,可是我无法掌控自己,浴缸边上没有安装扶手只是摔倒的客观原因,我的腿无力失去了平衡才是摔倒的真正原因;再看看体检报告,什么血脂偏高、胆囊结石等等,毛病一大堆;还有,这一年来,尽管我的烹饪

忆往昔

又是清明时节雨纷纷,我不禁悲吟起《大海啊,故乡》,回忆起父亲与大海的往事。一百多年前,父亲出生在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叫长白的小岛上,从小丧父,还是孩提时代便去放牛,当牧童。十三四岁又到渔船上当渔民,十八岁那年,经人介绍去外洋轮船当水手,从此与海结伴,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海上生活。海边出生,海里成长,正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
浩瀚的大海,造就了父亲豪爽热情的性格。父亲曾先后帮家乡穷苦青年介绍入船,他们中的不少人,后来移居他国,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,成为当地有头有脸的成功人士,其中不乏富翁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找到父亲,要报答当年的提携之恩,父亲总是婉言谢绝。记得有位新加坡巨商刘伯,父亲的发小,在上海华侨饭店和父亲见面时,相拥而泣,浓浓的乡情,几十年兄弟般的情谊,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我。刘伯再三询问父亲,有何需要他帮助的?父亲笑答道,不需要,我们生活得很好。其实当时因父亲工资低、子女多,加上母亲多病,家境十分拮据,经常借债度日。

半个多世纪的波涛汹涌的大海生活,造就了父亲坚忍的性格。父亲当年也有机会留在国外发展,但念国内的妻儿,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,便毅然回到国内,从事海洋捕鱼事业,依然与大海为伴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,因为父亲海外的经历,自然被打进另类,不准他再出海,在岸上后勤部门烧大炉;特别是“文革”中,他时不时地要接受审查,受尽了种种质疑和不公。父亲

摔倒之后

水平蒸蒸日上,但食欲今非昔比,胃口江河日下,吃什么都不觉得香。一切都告诉了我,我老了,真的是老了。如果把

人比作一架机器,那人体的每一个器官不就是像机器的零件吗?我这架机器的零件,使用了几十年,老化乃属常态,不老化纯属幸运。现在,我必须面对日渐衰老的身体,怎样使它带病却还能正常运转?摔倒后,我一直思索着。

那日,我去小区附近菜场的一个缝补摊位缝被单,看到那外来阿姨,用的是一架老掉牙的蝴蝶牌缝纫机,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上海滩上很多家庭都有的缝纫机。有顾客对她说:“阿姨,格部老爷缝纫机,好换一部了!”外来阿姨回敬:“不换!只要经常上点油,老爷机一样用。”睿智之语,醍醐灌顶,让我一下子清醒认识到,我现在对待自己的身体,就像这外来阿姨对待老爷缝纫机一样,经常加点油,身上的器官照样能正常使用。我再也不为这道疤痕纠结了,而是努力将坏事变成好事,全方位地实施了我的适老工程。

我与先生商量后,果断地请人敲掉了浴缸,做了淋浴房,分别在主卫、次卫淋浴房内外,都安上了乳白色防滑扶手。我的朋友陈女士携先生到我家,送上了有扶手的马桶盖,换上后,看着那像太师椅一样的马桶,让人感到非常舒适而且有安全感。他们的馈

父亲与大海

文 / 王养浩

变得沉默了,但很坦然,每天仍然认真地工作着,坚强地活着。他的出色工作,赢得了许多工友的同情和尊敬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那些整过他的人,来向他道歉,父亲总是宽厚地一笑,说都过去了,从不计较。

常年漂泊的大海生活,家和家人成了父亲毕生的最念。因为出海谋生,父亲自然对母亲和家里照顾少些,他内心一直对此很愧疚。晚年,特别是母亲身体不好的那些年里,家里所有的家务,几乎都是他老人家一手揽下。每天六点到,我们尚在睡梦中,他便悄悄起床,去菜场买菜,张罗早饭。早饭后,洗衣、打扫卫生,忙得不亦乐乎。当家里先后有第三代后,每天接送孙子孙女上幼儿园和小学,是父亲一天中的大事。可能是过多的劳累,终于在八十多岁高龄,他因脑溢血中风倒下了。后来,经过诊治,特别是坚持锻炼,他又奇迹般地站起来行走了。过了五六年,父亲不幸再次中风倒下,又在床上顽强地度过最后的几年。

无垠的大海,是父亲一生的眷恋。父亲临终前,已不能言语,眼睛直瞪瞪看着我们。我们做子女的都知道,他想叶落归根,百年后要回到故乡小岛去,仍要面向大海,日夜与大海作伴……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,就是关心自己,关心父母,关心父母的父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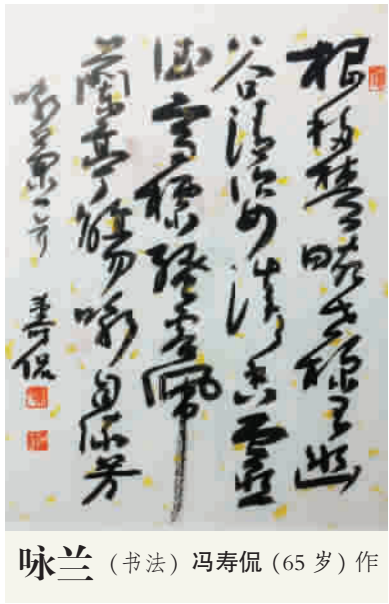
文 / 刘克燕

赠,给我的适老工程锦上添花。心理学认为,人的食欲与色彩相关,于是,我还将餐厅的墙纸换成了淡粉色的。这些硬件的整改不仅提高了生活的品质,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。

同时,我还加强了软件建设。在职场的几十年一直在赶路,唯恐落在人后,搞得身心疲惫。直到晚年,我才深刻感到,没有比健康幸福地活着更重要的事了。于是,我的适老工程中,安排了为器官加油之旅。去年我曾到过国内国外许多地方旅游,开阔了视野,心灵也得到了成长。到西藏是最让我引以为自豪的事,在那里,我观赏了林芝不同凡响的桃花红,奔腾的雅鲁藏布江,雄伟的布达拉宫、巍峨的南迦巴瓦峰等景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

在过去的一年,我仍一如既往积极参加了做志愿者的活动,把帮助别人当作给自己器官加油的又一帖良方。

与我父母这一代老年人相比,我们这一代老年人真是非常幸运的,有足以维持过体面生活的养老金,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供我们享用……世上没有不老松,谁都不能抗拒大自然的规律,我们应该服老,无须悲老,更不必恐老,只要正确对待人生的老年阶段,并努力去寻找和享受这个阶段的独特快乐,那么,在我们布满皱纹的脸上会永远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



逝华

——为了雪缘的纪念

文 / 詹超音

逝华,最公平的人生。

总有风起的早晨,总有绚丽的黄昏。

一路走来,不会知道我们的梦有多美,不会知道脚板练得有多硬。

摊开收藏的记忆,密密麻麻,波澜壮阔,但只有自己知道。

揪不住时光,衔不住岁月;只忆足迹,不言沧桑。

……

翻旧照,对新颜——人生公平在此。

但,闲煮岁月,细品时光,您可看到——心尚未老。

给时间时间,让过去过去。我们,依然昂扬。

父亲母亲

姆妈,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呢?今年春节初四到初六我们一起还去了余杭,您第一次坐高铁,得知时速是 300 多公里,您笑得很开心。在余杭的超山风景区,尽管下雨,您兴致勃勃走了一个多小时,让同行的二十多个朋友惊讶不已。可是回来后 3 天,您怎么就走了呢?

姆妈,今年是您的第八个本命年,我们说好在 9 月 7 日,在您生日这天为您做 97 岁生日,我们想为您风风光光做生日,因为您为我们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太多。

1958 年 10 月,父亲遭受

不白之冤,含冤而死,丢下了 6 个孩子,和父亲同龄的您那年才 37 岁!我们六兄妹中,最大 17 岁,最小才 3 岁,外加 60 多岁的奶奶,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您一个人身上。不久我们全家迎来了寒冬,三年困难时期,我们兄妹经历了人生最艰难时期,您吃的苦更多。您所承受的工作压力、心理压力简直让人无法想象(那时您是织造车间主任,要管三百多号人)。等到我们自己为人父母,才体会到您的不易。您的眼泪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掉,您的苦从来

不向我们说。为了维持这个家庭,为了让我们能健康成长,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,连计时的钟表都没有一个!半夜醒来,常常看见您披着衣服靠在床

上,等楼下人家闹钟的声音,有时干脆到马路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去看时间——因为您要清晨 5 点半上早班。一个下雪天的凌晨,您到饮食店看时间,由于风紧路滑,您摔了一跤,头都跌破了,我们兄弟姐妹哭成一团,您却说:“没事。”您是厂里有名的美人,很多人劝您再嫁,您摇摇头:“我不想让小囡有继父!”

您得到了我们子女的尊重,不论当面还是背后,我们从来不叫“老娘”,而是一直叫姆妈。我们子女只有在您老人家晚年的时候好好孝敬您。

从本世纪初开始,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,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女带您去过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和地区,去了上海很多最好的饭店,买了最好的衣服,凡是能让您能享受的,都尽量能好好享受。我们想给您更多的孝心,以弥补这几十年来对您的亏欠,报答您的恩情。但倔强的您的一生从不麻烦人,直至去世,您都没有给我们尽孝的机会。姆妈啊,让您的子女如何心安?

我们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,有的有了自己的第三代,可是在姆妈面前,我们永远是孩子!我们多想再多叫几声“姆妈”啊!能有姆妈叫唤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!可是姆妈再也不应答我们了!

姆妈和父亲只共同生活了 18 年,在相处 18 年的日子里,您和父亲极其恩爱,相敬如宾。这些年,我们的住房都有了极大改善,都有了自己的住宅,我们几次邀请姆妈到子女家中轮流居住,您都拒绝了,您舍不得离开亭子间,我们知道在亭子间里,那里有父亲的气息!

整整一个甲子年过后,姆妈终于和父亲在天堂相会了。

姆妈面前,我们永远是孩子

文 / 郑自华